

□小小说

笔杆子

吴垠康

大刘被公司派往外地出差月余，刚回到租住地单元口，突然听到滴答声。大晴天，哪来的水？左右一打量，是单元口墙裙上的落水管，像前列腺出了问题，淅淅沥沥，断断续续，水滴夹杂着黑色碎屑，将墙砖洒出一条条碍眼的锈痕。

真缺德！大刘这么想着，沿着落水管的来路往上搜索，发现落水管是从单元口雨棚门斗打洞弯出来的，而门斗有围墙，只有借助梯子才能看清里面的情况。他断定，这又是对门201干的。

自从半年前来202租房陪读，大刘对同样是陪读的201一直没有好感。201房子小，结构也不合理，只有一个窗户，门大多是开着。偏偏他家孩子多，打打闹闹，不胜其烦，搞得大刘的女儿欢欢常常丢下作业，蹑手蹑脚从猫眼里看热闹。公用过道也几乎被201占了，大大小小的鞋子横七竖八，放在门口的垃圾袋经常滞留，更难以忍受的是，男主人经常坐在楼梯上吸烟，大刘老婆小兰几次从超市下夜班回来，猛然看见楼道里有明明灭灭的火星，吓得不敢回家。大刘揣摩，可能是201厨房下水道堵死了，

懒得动大手脚，像心梗的人，用落水管做了搭桥手术。

大刘拿出手机拍合照，上到二楼，201照例开着门，过道上照例横七竖八，正要掏钥匙，自家的门开了。

“爸爸，爸爸，回来啦！”欢欢清脆的声音，让大刘阴沉的脸一下子晴朗起来。室内开着空调，凉快得很。大刘从行李箱里找出巧克力、肉松等礼物，问道，“妈妈呢？”

欢欢边吃东西边说，“去超市上班了。”

看看时间还早，大刘翻出刚才在楼梯口拍的照片，他决定为照片写一段文字，标题就叫《污水直排，小区居民公德何在？》他是自媒体《百姓论坛》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在消除“断头路”、擦亮“小巷灯”、整治“路边摊”、揭露“微腐败”上，可谓战功赫赫。虽然用的是笔名“三只眼”，但业内都知道“三只眼”就是大刘，一些人有什么恩怨，有什么不平，有什么困难，多半会想到笔杆子大刘。

文章很快写好了，春秋笔法，有图为证，可谓对不讲公德、自私自利者的一次犀利批判，也算为那些碍于面子而

隐忍不发的市民们出了一口恶气。只要“论坛”推出去，必然引发一波震荡，届时物业管理、文明创建、排污监督等关联单位，必然迅速作出反应，届时够201喝一壶！

大刘刚把文章投进“论坛”邮箱，门开了，小兰笑嘻嘻地拎着几个颜色不一的方便袋进来。原来她不是去超市上班，而是去采购荤荤素素了，一边抽纸巾擦汗，一边娇情地说要好好犒劳出差归来的人。还没等小兰把食材安顿好，大刘小声窃喜道，“这回，我要201好看！”

小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有吱声，怔怔地望着大刘。大刘打开手机，让小兰先睹为快，并气愤地说，“这种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必须曝光！”

小兰端详了半天，望望吹着冷气的空调，惊慌地问，“你投出去了？”

“对，刚投出去的。”大刘颇为得意。“哎呀！”小兰一跺脚，“你也太莽撞了，简直是掀起屁股给人看！”

大刘一头雾水，“什么情况？”

“抓紧与论坛联系，把稿子撤了！”小兰焦急地说。

“撤什么撤？”大刘瞪大眼睛抱怨

道，“社会上有失公德的人不见少，我看，就是你们这种软骨头太多了。”

“别啰嗦，叫你撤就撤。”

大刘接通了“论坛”的电话，说稿子先缓一缓，文字要再斟酌一下。

小兰拉开窗玻璃，“你来看看吧。”

从飘窗伸出头，再歪着脖子，可以看见雨棚门斗的大致情况。原来，墙裙上的落水管并不是201新装的，滴滴答答的水源自空调外机，并且捎带了零落在门斗里的烂枝腐叶，而那个空调外机属于202室。

小兰在厨房择菜，有一句没一句数落，大刘坐在沙发上喝闷茶，欢欢把空调调到自动模式，茶几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大刘一看，是“论坛”打来的，按下绿色接听键，里边催促道，“三只眼老师，发稿时间马上要到，您的稿子改好了吧？”

大刘满脸堆笑说，“不好意思，那稿子啊，不用发！”

“为什么？”

“我刚刚去现场看了，已整改好！”

“这么快？”话筒里既惊讶，又钦佩，“不愧是大笔杆子，厉害厉害！”

□组 诗

冬之韵:岁月的沉思与眷恋

丁梅华

立冬之思

悬挂枝头的色泽
在不期而遇的风中消逝
淡淡的情愫尚未舒展
立冬的节气已悄然来临
它毫无顾忌地登上时光的舞台

曾经如火如荼的故事
如茶叶被投进滚烫的开水
在相思的季节里袅袅升腾

蟋蟀的歌声渐行渐远
挽留不住大雁南飞的身影
片片落叶飘然而下
我竟想不出慰藉远方的话语
手机那头父亲的声音有些急切
稻谷还未完全晾干
麦子却已播种完毕

我拾起秋风汇聚的目光
浪漫细雨中夹杂着未出口的表白
回首间初雪飘落
染白了望向故乡的视线
寻找回家的路
却在难以抑制的思念之弦上迷失
而捧在手心的你的名字
和雪花一同融化

走进冬日

无法拒绝时光轮回的召唤
那颤动灵魂的邀约
在月光的轻抚下井然有序
嘴边欲言又止的歌谣
穿越落叶归根的乡愁
弯曲睫毛上的梦幻意味深长

想起父亲收起的农具
在墙角闪烁着耕耘岁月的光芒

推开记忆的扉扉
熟悉的村庄和农田扑面而来
旅途搁浅时湿透衣襟的泪滴

萦绕不去
那是炊烟中洋溢的温馨音符
那是父亲遗落在村庄的生活密码

走进冬日的期待
点亮母亲缝补日子的灯光
点亮父亲面对庄稼时的笑容
点亮村庄犬吠鸡鸣的宁静安详
院落里褪色的菊花
没了往日的娇艳
唯有那棵冬青树
以青翠欲滴与冬日私语

记住这个冬天

沿着村庄绵延的脉搏
只此一回眸
所有生长庄稼的田垄
都有关于秋天斑斓的记忆
都被一场雪悄然覆盖
堆积稻草的晒场上
几小撮麻雀雀起落
是想隐藏什么秘密
还是想把某种暗示装点得更纯净

从落雪之地出发
在柔软的寒风中
分明有一种生命的绝唱
源于最初的憧憬
而那始终无法解读的疼痛
在往事中若隐若现

悠长的汽笛再次鸣响
站台上人去影空
唯有纷纷扬扬的雪花
在阳光照耀下消失于视野
唯有最后的道别在心底久久回响

是谁把往昔的日子
弯折成炊烟般升腾的谜团
沙沙的脚步声无法回答
孤独的背影也无法回应
只能这样，记住这个冬天
然后在回忆中慢慢想起，又渐渐忘却

□随 笔

“回”“去”之间

晓 奕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总要到乡下去。妻子说我写了那么多文章，为何不写故乡。

她说得对，我的确是欠故乡一部作品，但也不是没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只不过故乡在我心里，太大，恐怕几万字都写不完，几次想要动笔最终也都放下了。

这次又是刚写了个开头，我俩就因为一个字，意见出现了分歧。她说不应该写“周末我和妻子去乡下，见到了几时的玩伴”，而应该写“回乡下”，理由是，我们是在农村长大的，到生养我们的地方，用“回”比较合适，“回”字有一种情愫在里面，比如“回娘家”“回学校”“回城里”。

她一下子把我带回了故乡。当初我是拼了命地想要逃离那块方寸之地，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怕别人说我的身上沾有“土气”，每次进城之前都要狠狠地冲上几次澡，拿牙刷使劲把指甲缝刷上几遍，甚至下公交车都要先看市里人怎么走路。

“去”农村，恐怕还是这种心理在作祟。虽说在城里，也还只能算是个“寓公”，在他乡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毕竟是彼时拼了命也要“到达的地方”。

然而一个“去”字，就真的能撇清过去，把故乡从心里彻底舍弃吗？不能。故乡，包括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屋一物，都早已根植在我们内心深处，在心灵培育的沃土里蓄力、生根、发芽。所以，不是我们不愿回去，而是回不去。这正应了当下网上的一句流行语，“故乡容不下灵魂，城市容不下身体。”于是，我们就只能这样，在“回”“去”之间飘着。

而这篇文章，最终也只是写了个开头。放下笔，我又在那里想，对于故乡，我究竟算是谁？主人？客人？还是过客？如果真要写故乡，又该如何起笔，落笔之处又该与之擦出怎样的火花。或许，“回”“去”之间，是我与难以割舍的乡愁，而这份乡愁，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它仿佛成了我心中永恒的牵挂，无论身在何方，它始终如影随形。岁月里，它曾是我前行的动力与方向，如今，却只余心头的温暖与感动，每每想起，却仍足以令人热泪盈眶。



打鱼船儿归

闻尼联摄

□小小说

街头的歌声

郑显发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小镇的石板路上。街道两旁的柳树随风轻摆，带来阵阵清凉。在这宁静的早晨，李大山已经站在了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准备开始他的一天。

李大山是个普通的农民，但他有着不平凡的歌喉。他的声音温暖而富有磁性，能够轻易地抓住听众的心。今天，他打算唱一首《你莫走》，这是他最近学的一首歌，用男女两种声音交替演唱，希望能给过往的行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随着第一缕琴音响起，李大山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开口。他先是用男声低沉地吟唱，接着转为女声清脆地回应。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在他口中自由转换，好像真的有两个歌手在对话一般。路过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被这独特的表演吸引。

就在李大山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时，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子走近了他。她是林小雅，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制作人。林小雅被李大山的表演深深打动，她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现场演唱。演出结束后，她鼓起勇气走向李大山。

“你好，我是林小雅，刚才你的演唱太棒了！”林小雅兴奋地说，“我很少听到有人能像你这样自如地变换声线，你愿意来我的工作室聊聊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做点什么。”

李大山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高兴。他一直梦想着能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歌声，现在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当然可以，我很乐意。”他回答道。

几天后，李大山来到了林小雅的工作室。这里充满了现代感，墙上挂满了各种乐器和唱片封面。林小雅向他介绍

了她的团队，并告诉他，他们计划为他录制一张专辑。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在录音过程中，李大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发现自己专业的录音设备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声音也不如街头那样自然流畅。此外，他对音乐理论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这让他在创作上感到十分挫败。

林小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知道李大山有着非凡的天赋，但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支持。于是，她决定亲自指导李大山，帮助他克服困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小雅每天都会花时间教李大山音乐知识和技巧。她耐心地解释每一个音符的意义，示范如何控制呼吸和发声。慢慢地，李大山开始适应新的环境，他的歌声也逐渐找回

了自信和魅力。

终于，在一次深夜的录音中，李大山成功地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录制。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整个工作室陷入了短暂的寂静，紧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林小雅激动地说：“李大山，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

专辑发布后，李大山的名字迅速传遍了整个县城。人们争相购买他的唱片，甚至有外地的粉丝专程赶来听他唱歌。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李大山依然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他决定每周都回到最初的那个十字路口，免费为路人演唱。

每个周末，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李大山都会站在那个街头，用他那温暖的声音唤醒沉睡的城市。他说：“这里是我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最快乐的地方。”

母亲的立冬宴

刘 平

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

征文

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安徽分院
淮南师范学院二十四节气研究院 联办
淮南日报社

周末一到家，母亲便笑着唤道：“正打算挖红薯呢，你回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深知，这预示着母亲又要筹备她的“立冬盛宴”了。母亲的“立冬盛宴”，主角是红薯、萝卜与山药。每逢立冬时节，母亲总要念叨那句老话：“立冬食三宝，整冬无病扰。”

红薯与萝卜，算是家常之物，自家地里便有，只需待到霜降之后，便可轻松挖取。而山药则颇为挑剔，非得山地才能种植，平原难觅其踪。记得儿时，母亲每年都会不辞辛劳地走上十几里山路，前往山中采购或是交换来二十斤山药，细心地埋进土里，专等着过年享用。

立冬之后，天气日渐严寒。每日清晨上学，母亲总要从灶膛中掏出三个烤得热腾腾、香气四溢的红薯，轻拂去表面的草灰，每人分上一个。我们一路踏着薄霜，啃着香甜的红薯，手暖心更暖，即便是凛冽的西北风拂面，也未曾觉得寒冷。

母亲做的薯粉丸子，更是我的最爱。她将洁白如雪、软糯香甜的红薯粉与少量面粉精心调和，再揉成一个手掌大小的面团，醒上几分钟，便双手翻飞，掐、捏、搓、团，不多时，一粒粒杏子般大小的薯粉丸子便成型了。随后起锅烧油加水，炖上一大锅海带骨汤。待锅中汤水沸腾，母亲便将薯粉丸子一一投入，淡黄的丸子起初默默沉入锅底，随即一个个欢快地浮出水面，翩翩起舞，仿佛在欢唱。那诱人的香气引得我不住地吞咽口水，终于，海带骨汤丸子汤上桌了，几双筷子齐刷刷地伸向汤

锅，争相夹起丸子送入口中。这时，母亲虽佯装生气地呵斥：“瞧你们，喉咙里都伸出手了！就不慢慢点儿嘛？”但脸上早已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白萝卜也需等到霜降之后，立冬之时，方能褪去苦涩，渗出甘甜。母亲常用白萝卜煮河虾给我们解馋。那时的河水、塘水清澈见底，河虾多得仿佛永远捞不完。初冬的清晨，薄雾轻笼池塘，母亲手提菜篮、小桶，几步走到塘边，三两下便能捞出一大碗洁白如雪的河虾。她将河虾洗净，投入热锅中，洁白的虾儿蹦跳几下便浑身通红。再加入切得细如发丝的萝卜丝和一小撮红辣椒丁，盖上锅盖慢炖。灶膛里木柴噼啪作响，铁锅里蒸汽升腾。母亲站在雾气缭绕的灶台旁，一边照着柴火，一边给我们出谜语：“驼背老公公，胡子乱蓬蓬。下水一身白，落锅满身红，猜猜看是什么？”“虾！”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随后三双

眼睛都紧紧盯着揭开的锅盖；那些红彤彤的虾镶嵌在晶莹剔透的萝卜丝中，扑鼻的鲜香早已让我们饿得咕咕直叫。萝卜丝煮鲜河虾极为下饭，光是那鲜美的汤汁，就能让我们拌下好几碗饭。

山药的吃法同样多样：炖排骨、炖豆腐果、炖大骨头、与黑木耳清炒、捣成山药泥……然而儿时家境并不宽裕，这些美味佳肴往往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品尝到。但母亲还是想尽办法为我们熬制山药肉片汤。

或许正是得益于母亲精心准备的“立冬三宝”营养丰富，我们儿时鲜少生病，长大后也不畏寒冷。时至今日，即便是下雪结冰的天气，我也从未穿过秋裤。

今天看来，母亲的“立冬盛宴”或许寒酸，但那已是母亲的全部。母亲用它们滋养了我们的童年，更在我们心中培育出善良、孝顺、温情的品质之花。



晨 张卫星 摄